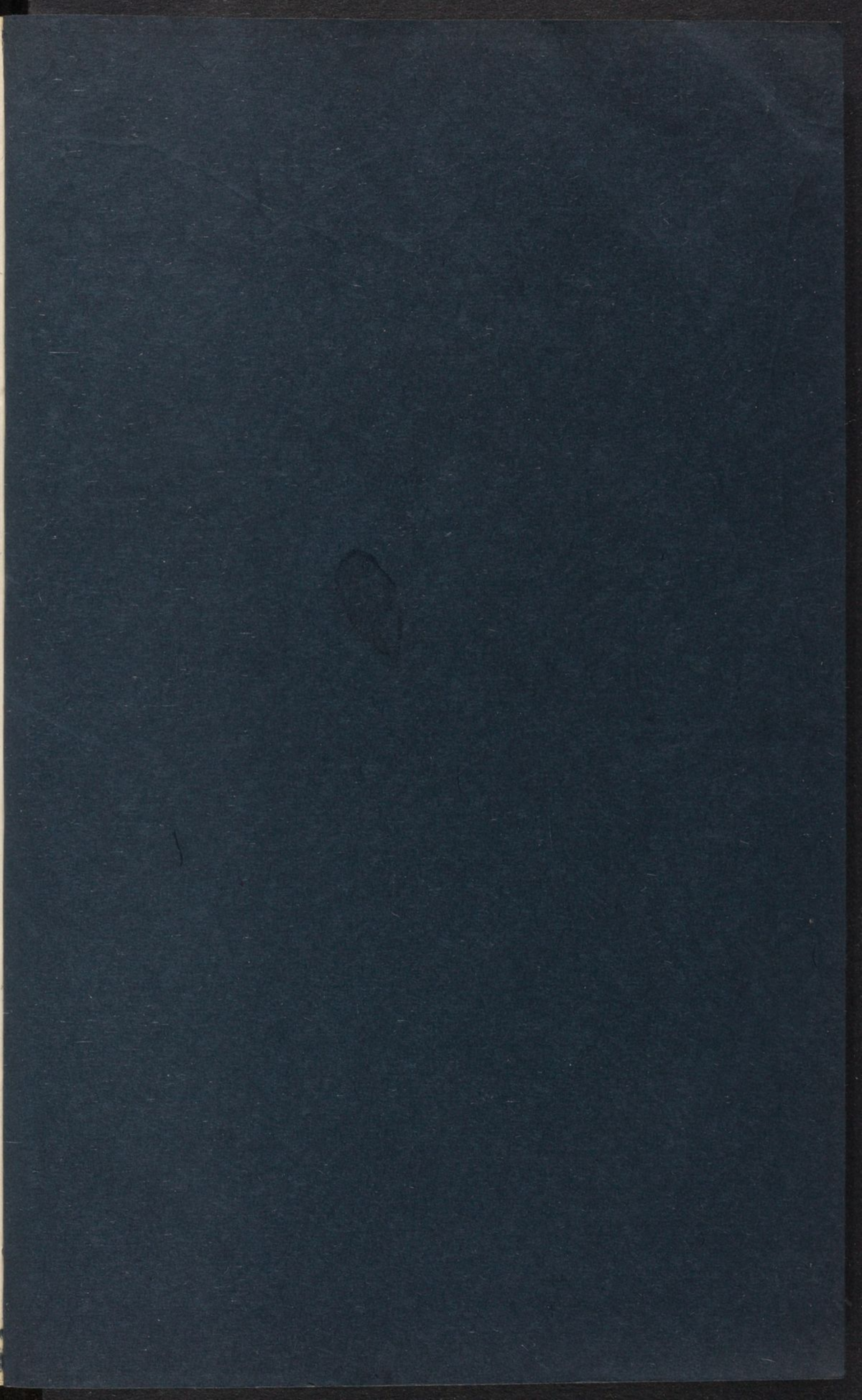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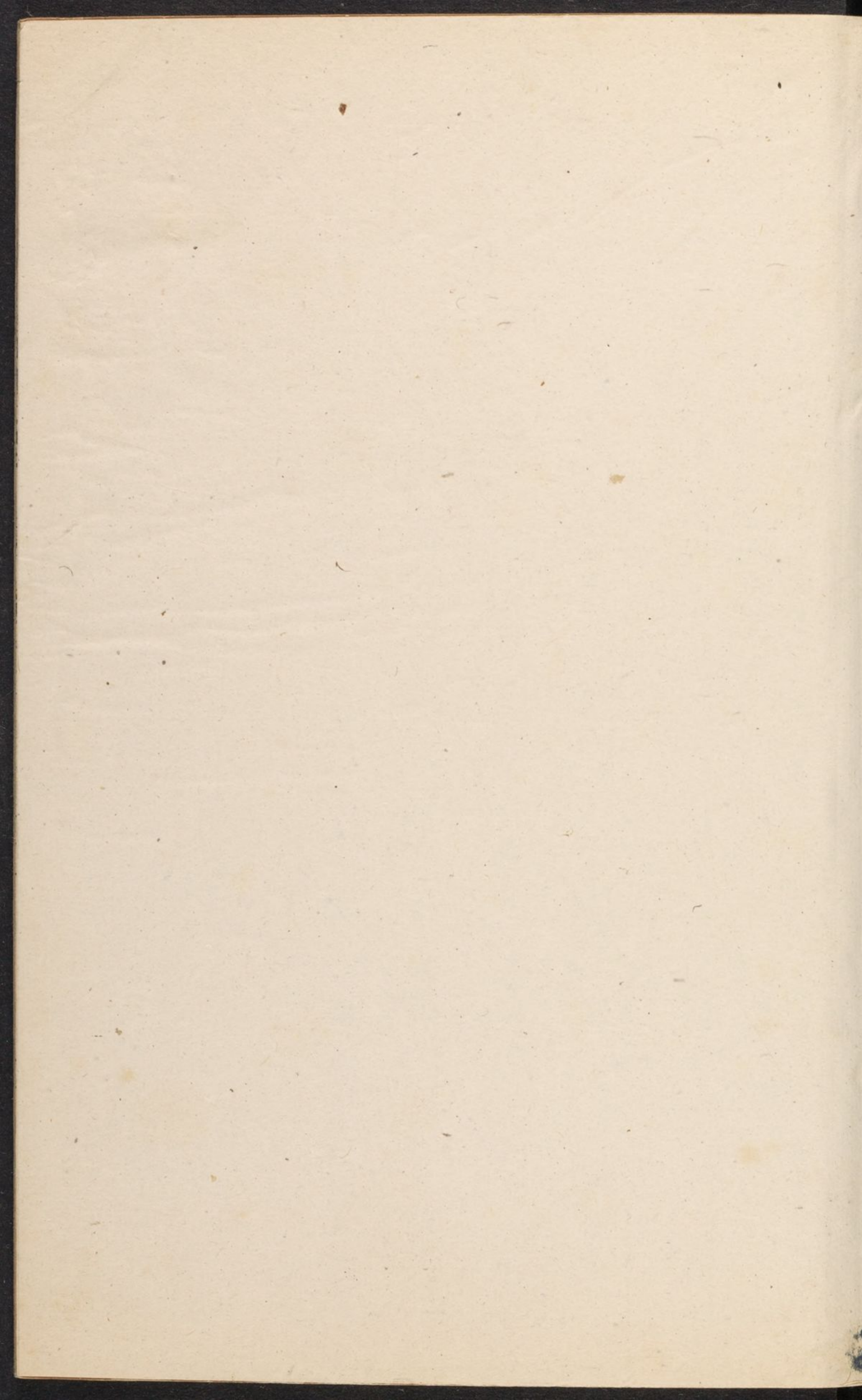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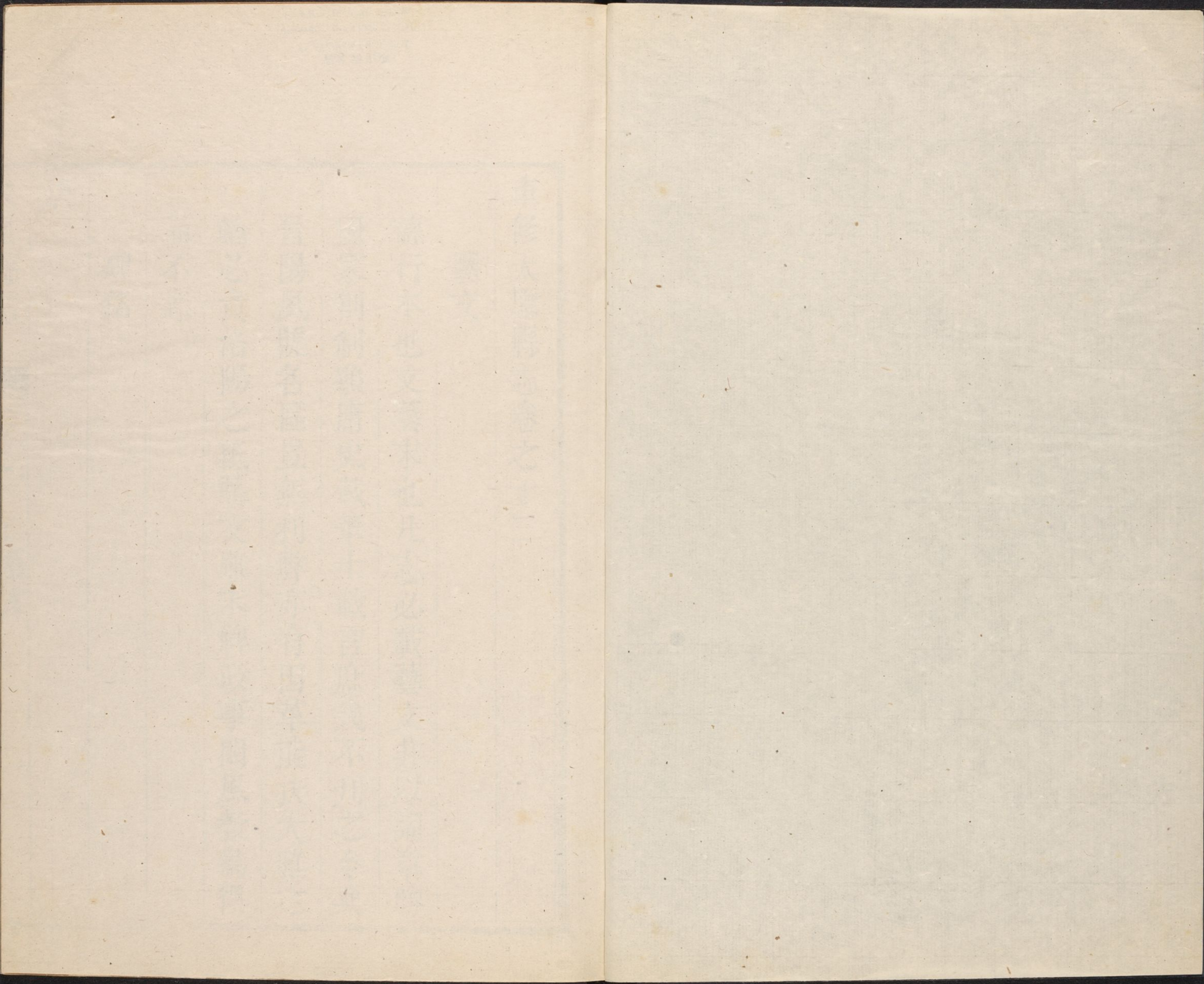


T 3150 / 4379.82

5





重修太原縣志卷之十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凡志必載藝文非以詞章勝
國家創制顯庸史載筆士載言庶幾不刊之令典
晉陽風號名區豈無利弊亦有因革能扶大雅之
輪必貴洛陽之紙藝文雖末裨政事關風教烏得
而不志

碑銘

唐

晉詞銘并序

唐太宗

夫興邦建國資懿親以作輔分珪錫社實茂德之
攸居非親無以隆基非德無以啓化是知功俸分
陝奕業之慶彌彰道洽留棠傳芳之跡斯在惟神
誕靈周室降德鄴都疏派天潢分枝璇極經仁緯
義履順居貞揭日月以爲躬麗高明之質括滄溟
而爲量體弘潤之資德乃民宗望惟國範故能協
隆鼎祚贊七百之洪基光啓維城開一匡之霸業
旣而今古革運舟谿潛遷雖地盡三分而餘風未

泯世移千祀而遺烈猶存元化曠而無名神理幽
而靡究故歆祠利禱若存若亡濟世匡民如顯如
晦臨汾川而降祉構仁智以棲神金闕九層鄙蓬
萊之已陋玉樓千仞恥崑閩之非奇落月低於桂
筵流星起於珠樹若夫崇山亘峙作鎮參墟襟帶
邊亭標臨朔土懸崖百丈蔽日虧紅絕嶺千尋橫
天聳翠霞無機而散錦峰非水而開蓮石鏡流輝
孤巖霄朗松蘿曳影重谿晝昏碧霧紫烟鬱古今
之色元霜絳雪皎冬夏之光其施惠也則和風溽

露是生油雲膏雨斯起其至仁也則霓裳鶴蓋息
焉飛禽走獸依焉其剛節也則治亂不改其形寒
暑莫移其操其大量也則育萬物而不倦資四方
而靡窮故以衆美攸歸明祇是宅豈如羅浮之島
拔嶺南遷舞陽之山移基北轉以夫挺秀之質而
無居常之資故知靈岳以標奇託神威而爲固加
以飛泉涌砌激石分湍縈氛霧而終清有英俊之
貞操住方圓以成象體聖賢之屈伸日注不窮類
芳猷之無絕年傾不溢同上德之戒盈陰澗懷冰

春留冬鏡陽巖引溜冬結春苔非疏勒之可方豈
瀑布之能儼至如濁涇清渭歲歲同流碧海黃河
時時一變夫括地之紀橫天之源不能澤其常莫
能殊其操信乃斯泉之表異帶仙宇而爲珍仰神
居之肅清想徽音其如在是以朱輪華轂接軫於
壇衢玉幣豐粢連箱於廟闕氤氳靈氣仰之而彌
高昭晰神光望之而逾肅潛通元化不爽於錙銖
感應明徵有踰於影响惟賢是輔非黍稷之爲馨
惟德是依豈筐篚之爲惠昔有隋昏季綱紀崩淪

水原縣志 卷之十三
四海騰波三光戢曜先皇襲千齡之徽號膺八百
之先期用竭誠心以祈嘉福爰初鞠旅發跡神祠
舉風電以長驅籠天地而遐掩一戎大定六合爲
家雖膺籙受圖彰於天命而克昌洪業實賴神功
故知茫茫萬頃必俟雲雨之澤巍巍五岳必延塵
壤之資雖九穗登年由乎播種千尋聳日本藉崇
基然則不雨不雲遂有炎枯之害非塵非壤則有
傾覆之憂雖立本於自然亦成功而假助豈大寶
之獨運不有資於靈福者哉故無言不酬無德不

報所以巡往跡賽洪恩臨汾水而濯心仰靈壇而
肅志若夫照車十二連城三五幣帛雲委珍羞山
積此乃庸鄙是享恐非明神所歆正當竭麗水之
金勒芳猷於不朽盡荆山之玉鑿美德於無窮召
彼雨師弘茲惠澤命斯風伯揚此清塵使地祇仰
德於金門山靈受化於元闕括九仙而警衛擁百
神以前驅俾洪威振於六幽令譽光於千載豈若
高唐之廟空號朝雲陳倉之祠虛傳夜影式刊芳
烈乃作銘云赫赫宗周明明哲輔誕靈降德承文

續武啓慶留名剪桐頌土逸翮孤映清標自舉藩
屏維寧邦家攸序傳暉竹帛降臨汾晉惟德是輔
惟賢是順不罰而威不言而信元化潛流洪恩遐
振沈沈清廟肅肅靈壇松低羽蓋雲挂仙冠霧筵
霄碧霞帳晨丹戶花冬桂庭芳夏蘭代移神久地
古林殘泉涌湍縈瀉砌分庭非撓可汙非澄自清
地斜文直澗曲流平翻霞散錦倒日澄明冰開一
鏡風激千聲旣瞻清潔載想忠貞濯茲塵穢瑩此
心靈猗歟勝地偉哉靈異日月有窮英聲不匱天

地可極神威靡墜萬代千齡芳猷永嗣

五代

重修莊嚴閣記

學士

蘇禹珪撰

太原故郡大夏名封郊野列於參墟山川闢於晉
國塔通馬首地管羊腸稱號神京實爲樂土皇朝
義舉三百年之遺迹尚存聖祖龍飛一千載之耿
光斯應士馬雄盛并邑駢羅語云八都并爲最也
而又俗敦釋教重上乘方便之門人貴善根導五
濁昏迷之性金繩寶樹雁塔峰臺大有莊嚴流光

象法據傳記開化寺北齊文宣帝天保末年鑿石
通蹊依山刻象式揚震德用鎮乾方成招提之勝
因侔釋迦之真相人皆同向時奏福田齊後主然
油萬盞光照宮內仁壽元年唐高祖在藩邸時至
此寺瞻禮回夜夢滿空毫光數丈登極之後復改
爲開化寺顯慶二年武皇虎踞并州龍潛晉水遙
奉擎天之業克安在鎬之君一境烟靜塵銷不修
亭障千里民和俗阜正樂豐稔政乃治兵閑修講
武上西山而指顧登北禮於慈悲痛望真身而受

霜露乃下令遣紂徒管內講化計口隨錢收數百
千萬緡更有自信施財者不可勝計復造大閣焉
時也擇班輸之匠物已豐多斲徂徠之松財乃歲
足旣當農隙爾乃興工傭役者荷鍤如雲剡木者
運斤震地工年舍夜人不知勞自乙卯至己未首
尾五年蓋成大閣兼粧佛象厥功三十萬使所聚
財盡矣莫不獸簇于楹星攢萬椽題黹黹階楯
嶙峋薨宇齊平可下觀乎岡險軒欄偃闕宜上擇
於星辰仰之彌高觀乎尤麗萬人瞻仰祈福於茲

至今五載矣莫禁二鼠日月般而年代移奈從四
蛇高閣廢而聖儀毀非國王大臣之力其可再修
乎遇北平王鎮臨之五年也疆境乂安人民豐足
衣錦而彰七德玉帳論兵持籌而蘊六奇金臺禮
士穉穉不舉烽燧皆停暇日遊西山至開化寺焚
香見閣宇傾缺乃言曰從有僧灑掃供養豈令人
喜瞻禮乎遂舍俸錢重修薦之爰求郢匠俾聚資
財功用具充役工畢至是薦大閣五層一百三十
間並添換瓦木文彩資飾及閣內尊象沿寺功德

護法善神塗金彩畫大小咸具無不畢備兼創造
斗帳四間閣上二十四窻竹網特蓋行牆五間并
諸殿宇一新其舊及置閣上麻網一十五扇蓋將
已俸不撓人財况自給於米鹽更時頒於賞勞百
工無怠衆役惟勤逾時而畢重新鹿苑載耀雞園
視高樓於凌雲悉施藻績變睟顏於淨域別顯相
儀浮柱霞樓偃佹而生玉葉飛梁虹指岵嶸而在
金田美哉輪焉煥乎盛矣四人依仰二衆焚修實
資奉佛之因允叶募緣之果王視其工畢大會沙

門慶贊而雷殷梵音供養而雲籠香焰成茲勝概
 乃樹貞珉撰記仁祠覲顏主擇禹珪謬承郗桂獲
 厠庚蓮隨簪玳以履珠忽承明命則援毫而滌研
 須抒謏聞非敢虛辭正書實錄庶貽後代以紀芳
 猷大晉開運二年七月十三日記 興邦佐命忠
 力保定功臣北京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等使北面行營都統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
 中書令行太原尹上柱國北平王食邑一萬三千
 戶實食封二千二百戶劉知遠立石

宋

崇聖寺碑銘并序

并州宣撫使 韓絳撰

臣竊觀自古帝王之受天命享福祐蓋有純有駁
 皆象其德之厚薄云耳若唐室之興太宗乃以雄
 才大略謀翼厥考奄有天下可謂近代之英主也
 然自始起義師遭時多故艱難勞勩備嘗之矣爾
 後明辟不世出外虞內變投隙而作季世不振葉
 臣角立乃踵五代之亂由其德之薄而享福亦駁
 斯跡驗之較著者也洪惟藝祖神宗遐襲黃皇之

流光並膺昊天之眷佑錫以勇智俾拯斯民於塗炭之中於是藝祖誕承周禪會無血刃之慘而海內累世擾攘之禍一旦帖然安堵罔不順服是皆神宗同氣一志陰相皇澤充塞上下神人以和藝祖顧命神宗紹宅萬邦纘商之舊百祿是荷斯則天縱明德之厚而永享威福之純不亦宜哉巍巍乎光映於前昭示於後罔有窮極者矣建隆之初上慨然嘆曰天命附予以率土之廣昔之擅有一隅毒痛吾人者朕不敢讐行天之罰於是王師所

向如取赤子置之襁褓之安其易若此自是復荆楚之地收湖湘之域西平兩蜀南破嶺表交州內附僞唐敗降獨劉繼元負固并汾之境偷生朝暮車駕遂往親征焉使裨將敗之石嶺關斬首數千級上命以所獲首級鎧甲示并城彼衆氣掩又引汾水灌其城雉堞有摧者水大流注彼莫之禦舟師焚其南門會時暑師病而還神宗踐祚太平興國初聞首來朝獻其郡縣吳越王亦踵歸納疆土惟繼元尚倔强於巢穴耳四年正月命潘美充北

路都招討洎諸將攻并城崔彥進督於東李漢瓊
衝乎南曹翰瞰其西劉遇擣諸北米信統騎士田
重進董步卒禦焉二月上幸鎮州旣而捷奏未至
四月遂觀兵於太原上躬按諸部且趨進討乃使
袒裼揮刃前導以行雪鏑滿空妙絕無比賊衆望
之散胆諸道急攻晝夜不息控絃數十萬矢集其
壘如蝟毛然士氣奮厲爭欲先登機石梯隧咸皆
竭力五月朔其城危甚上慮城破屠其旄倪勒兵
稍却自草詔繼元曰朕憫百姓無樂戰之心示生

全之路但速歸降必保富貴一城生聚獲全安焉
兩途爾宜自擇癸未夜漏始下繼元遣使上表納
欵束身請罪夜漏未盡上幸太原北城臺張樂晏
從官以受降繼元率僞官屬白衣紗帽俯伏待罪
詔竝釋之卽賜繼元襲衣玉帶鞍勒馬金銀錦綵
等甚厚僞官各賜衣帶有差詔繼元至親撫勞之
繼元叩頭謝罪已而從官詣行宮稱賀大赦河東
等內貸囚給復得州十縣四十一戶三萬五千有
奇百姓旣免僞國誅求之苦而沐浴上行之化鼓

舞權呼騰沸道路繼元以宮妓百餘人來獻上命分賜立功將校復降詔毀太原舊城歸平晉縣以榆次爲并州遷其士民於新邑遣使如京師告宗廟國家自肇伐諸僞邦以至此舉其降王而下悉多原其凶慝又從而爵祿之昔堯舜之仁義皆此道也上嘗語宰臣曰河東盜據三十餘載世宗太祖親攻不下朕決意除腹心之患亦爲二帝刷耻上將至晉語諸將曰我當以端午日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也丁酉詔

并門底定鑾輅凱旋宜崇衆善之因以紀一戎之業其行在所創爲佛廟賜號平晉寺御製平晉記及賦并五七言詩各一篇睿藻濬發皆得雋永之意并刻石於寺至祥符二年改賜寺額爲崇聖焉熙寧初汾水溢寺宇有淤毀者其後守臣圖上其狀而請新之皇帝追維祖宗聖武之烈於茲遂一天下光昭上帝全付統御之普在此地也其寺則錫福於彼之道場耳亟詔於府屬興役事以元豐已未歲七月工徒雲集卽其舊基外築防以圍之

預護水患首尾十尺舉跬高丈有五尺中建殿堂
輪焉奐焉周廡還洽如翼如翬御製碑殿据其端
鐘樓峙於東廂經閣聶於西序至癸亥歲七月告
成無慮三百六十餘楹皆金碧丹雘彩錯照爛足
以仰奉皇帝孝公繼志之景略顯揚一代成功之
迹於無窮矣左右餘地列淨防十區安處徒衆其
後墻垣又爲館舍數十楹待使客惟經營就緒則
匠擅其巧而奔走僇功有師獻其力計工僅十萬
而糜鏹一千三百六十八萬餘守臣奏功之畢願

得金石刻記其本末詔於方來皇帝可其請以命
臣絳拜手稽首隕越於下謹獻銘曰天有顯道陰
隲下民作之君師率俾之仁疇其於是構忿人神
唐季辟王政失不綱取侮萬國敢或狂猖一有倡
者羣慝堂堂顛反莫植威勢潛移廟社以覆寓縣
傾隳五代禍纏幾六十年赤子罹毒訖無所天盜
據壤地十姓僭跼帝憫其然明命有屬誕生元聖
黃帝裔族藝祖神宗並受天祿同氣一德畀人盛
福或運之籌或推其轂及周之禪內外晏晏大計

休成神宗攸贊運祚之隆前古之冠藝祖曰嗟帝
既眷子授子權位使靖寰區念昔之敝兵分內虛
悉罷藩鎮亂根乃除孰敢不聽必剪必鋤首滅荆
楚次殄湘湖平蕩荆蜀粵劉禽伏金陵既夷係爲
臣僕蠢爾僞漢負固陽曲戎輅親征摧拉憑陵時
則部衆病暑弗勝因詔班師緩彼羈纓神宗踐祚
威靈繼震曰閩曰吳納土來覲帝顧東南罄以馴
順惟子所慨獨在孤晉藝祖委我俾揚我武亟詔
羣師要之必取亦既累月捷書未睹省方之行因

幸并土言觀其師爰赫斯怒躬御戎衣親撫諸將
號令雷霆士卒跳盪梯衝雲飛矢石飈颺萬衆一
心彼曷能抗城欲壞焉上仁軫愴慮爾生衆肝腦
塗地麾畢稍却彼強何俟訓勅繼元安危孰計臨
難能悔全國必宥匪惟宥之畀爾富壽繼元奉詔
是夕請罪束身來歸赦收大憝錫福斯寵下逮賤
猥天子曰都統一寰海干戈旣戢是謂大凱悍頑
餘沴化爲太和發政施令莫匪可歌太平景鑠如
山如海鑾輿將旋載瞻御壘惟子駐蹕武成於此

勿廢茲土視朕攸履俾建佛廟介是多祉於赫威
神睿藻云記俾永厥垂用戒不軌巍巍靈宇宜不
敗摧水溢而毀晉民所哀畏之賴之儼於軒臺守
臣言狀帝命亟來屬役於府頒費於公徒出農隙
巨防隆隆華構中峙奐焉楚宮淨防旁列清流所
容亦既告戒彼守奏功皇帝曰咨顯我先烈傳言
萬民俾植珉碣爰詔下臣虔書盛節臣絳拜手承
旨隕越顧匪能文黽勉肆筆奉若聖孝無華惟質
詎麗炳明如揭白日

重修昌寧公廟碑記

員外郎 劉禹錫撰

大鹵澳區禹貢冀州之域有虞畫疆封野置十二
牧并居一焉朝家削平僭壘徙治唐明慎擇人實
艱其材非皇僚碩望莫預茲選故有綏邊之略幹
劇之能者始臻嘉靖矣迨於六十載時稱得人昌
寧公卽金天氏之遐裔世長水官通汾洮障大澤
而能似續其業以處太原春秋左氏紀之詳矣在
昔建祠居澤之陽淵渟神瀆洪波浩渺蒲葦蕃廡
魚鳥遊泳力田生聚賴其遺利或水潦作沴一時

缺雨府帥以牲幣崇之必如響應之驗及天有大
氣晦明生疾編氓以豚蹄祝之多獲勿藥之喜故
晉陽境中博詢羣祀最越前古晉天福中始有封
公之號著於地志冬官貳卿李公輒自樞密來牧
是邦以敏識周通宏才博洽一之日舉其條教二
之日除其寇攘三之日訪其疾苦四之日抑其權
豪明足以照奸惠足以美俗清素可以軌物端慤
可以律人崇禮讓以化下秉公正以御物吏胥累
息而祇役民人安堵而受賜庶務修舉千里億寧

夏屋輪焉庭祀殖殖寢廟奕奕鼎新制度恍如神
化皆出於公之精力也議者謂公踐揚中外鬱然
時望匪敢以獄市爲寄入參柄政致君如堯舜躋
民於仁壽則是祠也遐邇乞靈懷我夙愛樂章以
歌之鼎銘以識之流芳徽於不朽矣凡作正殿並
東西兩廡高扉前啓于亭中峙復設廳事於後爲
待賓之所舉其成屋八十有二楹乃俾頑鹵刻石
紀事辱公齒眷不敢固辭昔孔融以甄子孝聞配
享邑社劉涓以太伯廟毀遽修衡宇垂諸信史播

大原縣志 卷之十三
厥清芳有以見英雄歲事古今一致惟公久次授
方面之東寄爲王國之藩屏推本俗尚深燭治體
氓庶安其業頌聲載乎路輓髀游刃之餘以興利
革弊爲已任頃出守潭繕完傳置今狀元紫微宋
公爲之記邇來坐鎮并土營構林亭復令嗣令內
翰述其事二賢鴻筆時稱後來之燕許僕閱其文
則神氣殫輒露蚩鄙庸副指令媿禱味華固不能
徵公之茂勛休德姑以直一書其事謹而目之云
爾

豐稊之歲旣召繆戾之氣不作然後恢闡橫全施
文教化明練師律備武經也樹藝五穀劭農功也
導達溝瀆豐財利也慰薦廉能以進賢也招延雋
異以禮士也期月之內報政軍府園土彌歲鞠爲
奧草逮天息肆眚獄無累繫惟率吏拜詔而已止
以勞軍壁迓使輶爲務公一日班春在候刺舉列
城歷游境內謁欵靈府日堂宇庫陋像設昏翳憮
然興嘆弗怡者久之諭僚屬曰夫聖人之制布在
方策澤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

太原縣志 卷之十三
捍大患非此五者不在祀典昌寧公生則以勞定國歿則能禦大災千禩而下英風不泯雖飾廟貌多歷年所蕪廢已甚人將安仰蒞良所館猶一日必葺矧清潔告虔之地棟宇摧墜風雨弗蔽欲微福於生民耶爰削需心特申諭旨乃命清源尹薛宗孺總領役事平晉簿閭煥躬督之由是料版築度財用涓吉日集庶功一毫之費仰給於長官干功之作樂推於伉士無擾民力無奪農時無伐林麓無煩朴杖經始於啓蟄落成於小滿儀容儼然

重廣水利記

太谷知縣 公乘良弼撰

難老泉源晉祠下支行股引東走平陸十分之以溉民土倍加於昔者前大夫陳君所爲也嘉祐四年鄰水興天下爭言灌溉事獨此方民浮說意以水增賦雖田被其流悉不肯疏之爲用止舊溉田一百餘夫而已迄五年夏民益不勸君來飭府禁敢有浮說罔人者置之法民始釋然從事惟君命於是浚其源爲十分穴廟垣以出其七分循石絃而南行一分半面奉聖院折而微東以入於郭村

又一分湊石橋下以入於晉祠村又支者爲半分
東南以入於陸堡河其正東以入於賢輔等鄉者
特七分之四其三分循石絃而北通聖母池轉驛
廳左以入於太原故城由故城至郭村凡水之所
行二鄉五村民悉附水爲溝激而引之漫然於塍
隴間各有先後無不周者已而皆會於汾河其漑
田以稻數計之得二百二十一夫餘七十畝合前
爲三百三十四夫五十九畝三分有奇碾磴之具
鱗次而動以屋計之得一十二區有利於民而自

以爲事故不趨不期而其成也不日於是晉水之
利無復有遺倍加於昔矣公乘良弼至太谷三月
平晉尉郭京以書暨圖來曰是役也我輩爲佐吏
其疏通灌引觀君之心所謂勤且日益者今代吏
民德之若思父母然皆願有記乞書之以示不朽
余謂興利除害乃縣令事固足爲陳君記然世之
利遺民間十中八九或任其事興之則無一二不
獨令也西門豹古人之磊然者漳水行鄴旁猶不
知用故史起陋之以爲未盡仁智推是言則君之

不輕一舉能仁其事卓然如此求之古今豈簿書
鞭朴目前一時效耶是宜書以彰於後人君名知
白字 叔故相國文惠公之孫今鹽鐵副使公之
余舊聞也若疏通之跡則得於圖云嘉祐八年
二月初五日記

金

重修九龍廟記

晉陽志云九龍廟在晉陽故城北郭平晉縣西二
十里面汾水負蒙山左顧沃野右挾崇墉嘉樹結

陰柔桑環翠鄉人有言曰曩昔元武之舊基也太
平興國四年以城隳廢悉被焚毀旣而班白好事
者闕其除蕩卽於故處創建九龍廟風伯堂西神
宇各一以西有龍岡風峪仰霑潤之德畏鼓動之
威及蠶繅之功當世急務邦人因而祠之請謁祈
禱繼繼不絕按北齊武定初置晉陽大明二宮隋
唐踵麗增華北有元德門又北卽元武樓樓下有
門通城外其元武神昭然有自來矣清河四年移
晉陽縣於汾東而城中置龍山縣志云凡寺觀祠

屋在太原境內取其城中及郭外有古額及故事可徵棟宇宏大者載之丁氏談錄云與國中旣克太原遷其民畢出萬炬俱發一夕焚蕩茂有遺者以故五代以前金石之文在故城者悉無所得本朝皇統七年七月二十三日風峪河泛漲怒濤湧溝澮皆盈祠屋漂溺棟宇簷楹埽地俱絕而破瓦頽垣欲求其彷彿無復可獲惟所存者塑像儼若里人異之尋遷徙於故城塔院寓止非久賢輔村衆慨然有葺完之意而術人郭忠信宋舉正議

擇勝絕處復一新之選定城中旁路杜家地內起構安置兼無虞水害衆所嘉之惟神弗悅屢顯威靈九月十五日歸德村屠戶石和妻張氏并男石信忽若狂醉有神附體常謂人曰可重修祖師故地初疑妖異增奇特確乎挺立志不可奪或奉天心正法者亦莫敢驅屈皇統八年春正月十四以後又頗能呪水療治疾疫隆播閭里病者敬信如飲甘露勿藥自瘳其感格昭著化行一境盲瞽知歸孳躄執杖皆法水護持拯救之力略舉大概有

如歸德村連福患勞張道患背瘡李誠中風馬德
患風復愈蘇老折臂不損石兵病蠶作繭郭順靖
視郭誠効勤此輩咸親靈驗盡獲輕安不必殫紀
具陳亦非矯飾詭譎雖智者莫測望洋而退遂却
於郭郭故地興舊起廢共相感激西取龍岡壤土
三杙經營修築自石和妻張氏連福妻李氏郭順
郭誠李朝而下十數餘人化導鄉里棄潤屋猶塵
土敬威嚴若父母富者出財壯者出力雖強暴鄙
齷亦影响從順如風偃草如民歸市造次顛沛日

居月諸宵勤夕惕殊無倦色似若夙負增新襲故
二十年間堂宇參差繪素彩飾庶幾稍備歲時香
火祈求簫鼓酌獻罔不克誠鑿地植樹清影交蔽
往來過客徘徊留憇俯仰休息靡不適意其餘悉
周抑亦成之有漸噫物之廢興成毀遷改無窮殆
不可知況乃神之化也用幽隱密孰可執而言論
合取鄉黨耆艾道路之言以爲之紀時大定十六
年歲次丙申八月望日古井崔昱書丹

惠明寺舍利塔記

安撫使 呂惠卿撰

太平興國四年春太宗征劉繼元於河東夏五月
癸未繼元降詔壞古城遷其民於新邑而惠明寺
實創於隋仁壽之初而其塔卽佛以爲阿育王所
造舍利塔八萬四千之一也旣壞而光見詔爲之
而復建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大震電風寺塔災六
年朝廷遣內侍王守真等發諸州兵四千三百人
修之景德三年七月塔成壘甃九級其崇一百五
十有八尺詔以汾州僧啓璘主寺事賜金書隋永
九軸歲度僧五人大中祥符二年詔廣堂廬五

有四間以東封泰山所得芝草十有一本賜之自
塔復建至茲元豐八年凡八十有一年矣而惠卿
使河東實兼領太原軍府事寺僧惠素以碑刻未
立乞文以記之惠卿嘗觀自有書契以來聖人之
得志行乎中國者其聲教所暨不過文軌之所同
者耳已則其在下而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從可
知也至西方有佛法者出則非嘗得志而行乎中
國又非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而德行之所同聞見
之所接雖殊言異文莫不爲累譯以習其書雖易

九原集卷之十三
服變貌莫不爲設祠以禮其象非特若是也幽之
至至於山岳之祇靈深之至至於江海之龍怪凡
有情狀者亦莫不竦聞欽嚮此固多見博識之士
知其知者也夫豈以爵位利勢名聲諷說能使之
然哉彼以興教則其行有止此以神化固其運無
方也以是觀之則所謂阿育王役鬼神以佛舍利
爲八萬四千寶塔其在中國者二十餘而惠明居
其一亦奚足異哉而惠明之建雖始於隋之仁壽
而舍利之至中國則不知自何代更若千年也然

自隋唐五代以至我有宋凡四百餘年之間雖時
變代易人降天災而舍利之神異終不湮滅矣故
旣壞而復興已焚而復建則佛之在象者尚或如
此則其法身非相金剛不壞者宜何如也竊惟我
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旣來四方矣而劉氏獨據
太原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國宜無不克者
而承鈞以漢祀爲詞則終其身不爲之加兵至於
繼元迷不知變我太宗皇帝親討不享雖垂伏猶
且力拒亦爲却師以開其降遂脫一國之民死則

我一祖一宗之至德澤人亦曠古之所罕見者也
則我有宋國祚之長遠雖與佛日照臨於無窮豈
不宜哉惠卿非特平日長以佛書洗其心因得造
華藏之真遊觀金廣之妙相則於教相宜所稱贊
以開未悟而酬大恩而又以近侍來綏斯民則當
使之知我宋與之有更生之造不啻如天地父母
則欣戴樂推雖歷千萬世而不磨者固其職也故
因惠素之請樂爲序其本末而以詩發之其詞曰
大道微妙含虛空其大無旁小無中西方有聖惟

大雄其性如是象亦充聲教非特文軌同幽顯環
嚮見天龍金身示滅本非終舍利傳布流無窮阿
育寶塔非世踪八萬四千等穹隆世間之智有盲
聾孰知此象與性融惠明隋室初建崇舍利來至
知何從歷唐五季時怨恫逢辰大定此亦通問誰
相繼揚真風惟我有宋祖與宗太原形勢控
唐俗猶在并邑豐承鈞哀祈全故封捨置度外開
涵容繼元拒守迷不恭矜脫屠戮麾臨衝瑞光潛
發滅災烽旣壞復立益以穹佛日發汝多生蒙君

天賜汝再造功悲憫慈仁均龐鴻嗟汝勿聲世戴
忠

元

重修汾東王廟記

提舉 學校 弋 毅撰

書於望秩於山川祀之有品秩所以報功崇德正
人心實國家之大事聖王之所重也是以天子然
後祀天地諸侯則各祭其境內山川百神並陵墳
衍及聖賢之嘗有功有德於民者故五嶽牲禮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其或品秩之不同

尊卑之雜糅則雖粢盛豐潔牲牲脞肥膾神其享之
乎王始封為唐子燮更國號為晉文王之孫武王
之子成王之母弟生有手文之徵幼承剪桐之封
蓋天啓之也故箕子曰唐叔之後必大歷世四十
歷年六百其間賢智之君繼作如文侯之復東周
文公之霸諸侯獻襄公之啓土平悼之好德所以
藩屏王室而潤澤生民者不為不多則其奕世之
血食於此邦也宜矣古無原廟制今王之祠於此
者是其後世子孫以國號因晉水而為之耶抑邦

人思其遺恩餘烈而爲之耶按晉陽志載魏書地形志云晉陽有晉王祠然則王祠在此其來遠矣自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迨宋天聖後改封汾東王又復建女郎祠於水源之西東向熙寧中始加昭濟聖母號則其品秩旣明矣王殿前百餘步爲三門又二百步許爲景清門門之外東數十步合南北驛路則廟之制又甚雄且壯矣居民利其出入之便又當聖母殿門道而東制三門焉王之祠曰就頽圯而弗修祀事廢墜而弗舉因循逮於兵

後累政惟求山水之樂而向之尊王之意邈不知省可勝嘆哉總管李公由山西兩路宣慰使承特旨來殿是邦牒訴之餘講明典禮修舉百神之祀如李晉王狄梁公墓臺駘狐突竇鳴犢諸廟悉爲完護以謂王之廟制尤甚委靡而特爲釐正之禮也加之中書右丞張君勉以興滯補弊之語適與公意合遂敦請道者班公守中住持以圖完復之漸卽以其事具奏天子嘉其意特降優詔俾加營護仍諸路掌教真人張公以劄付令提點廟事先

是殿宇摧毀神位迫窄廢壞皆補完而更新之內
外列以宮侍卿大夫武衛如王者儀又創寢殿於
其後又志書載水經注云昔智伯遏水以灌晉陽
後人因之蓄以爲沼池西際山枕水爲祠齊天保
中大起樓觀祠西山上有望川亭祠中兩泉北曰
善利南曰難老皆作亭以庇之祠南大池西岸有
流盃池池上曰均福堂堂後曰仁智軒其南曰湧
雪亭池中島上曰清華堂亭曰環翠邦人歲時行
樂者甚夥儲香火之資以爲祠中補葺費然則景

清門之北爲遊觀之所者甚麗且幽敞矣今王殿
之外雖未能盡如舊制誠能纘承公意營葺不已
足爲他日克復張本一日公語僕曰廟制之舉略
見端緒將文諸石以志其梗概使人不忘前賢之
功德知祀事之有品秩尊卑之不可雜糅聊以明
典正人心以爲風化之本僕曰此固有益於人者
多矣敢不承命遂摭拾前說之可考者而粗書之
至元四年建

修奉聖寺記

王居實撰

有夏故墟實沈分野并州坤維西山大麓有靈泉
混混而出乃晉水之源分流而南僅百餘步有名
藍曰奉聖北鄰唐叔之古祠南有臺駘之遺跡雲
霞照灼山水交映瞻仰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惜乎
歲久石刻盡圯莫能詳其實里中耆舊有能道之
者以爲肇於李唐鄂國公尉遲敬德公爲唐之功
臣輔翼天策戡定禍亂一日愀然有感自以平生
攻城野戰殺戮甚多惕然心悔禮於義與智滿國
師云割絕他命敢問還否師云將軍悔心天啓之

也若齋僧建刹何如曰一念善心生獲福無涯矣
間已稽顙拜謝謁宴請上試問答亦然是以施此
別業創爲梵刹武德末神堯高祖賜額十方奉聖
禪寺至太宗貞觀中封鄂國公右金吾衛上將軍
常在左右居長安第然亦未始不至於斯也後人
思之繪其象於殿壁是刹在唐之世富貴尊榮光
華烜赫常住廣大不言而可知矣由唐降及五季
宋金屢經治亂十廢十興其間高僧住持所憾碑
碣湮沒卒不可考金滅罹兵厄劫火焚殆盡惟正

殿中殿法堂窄堵波僅存逮我大元國初法制未定曩昔常住土壤昏昧於官吏編民鵝鶴及戕之家寺廢僧殘室如懸罄院主玉首座素怯懦莫知所措聞大愚智公大禪伯時在玉山梵行清高價貴重諸僧率服檀那說從貴介豪宗踵門不絕院主玉同官府鄉中父老修疏懇請主盟遂受疏允來住持不數年修飾寺宇頗悉置水磴園圃沃壤清規可觀儒書外典靡不觀覽遐邇慕之往者旣不可追當以大愚智公和尚爲開山第一宗主次

及希深一間淺浩杲昌惠喜公等歷十有一代禪師皆能見公修德相次經營弗輟希克循清規善繼志述事始亦鄂國公塑象以祀之不忘本也深創五花方丈一建寢堂置段村別墅田畝初本寺有下院住持智子子如掌其事詣官折其實久訟復下院於本寺并歸沃土陸田若干頃嚴飾法堂具法座法鼓等物外修水磴增碾淺不動常住竭已囊金鳩工刻梓完悉毘盧千花佛象粧塑金剛浩本榆關儒家子夙度爲僧德法於牯牛不惟透

脫禪機抑亦兼明教相亟以楞嚴疏授人經史子
集悉能誦說終無固必締寢殿主廊建門面三間
杲采木深山勞心役形與衆同辛苦至誠感於山
靈以其寺倚西巖勢宜東向翼其兩廊惟與殿稱
自西面直底溪流折回作鰲首狀轉而南北會合
夾聳三間倉庫廚舍具焉來者仰觀大厦朱薨觚
稜寶吻壯麗華藻鬱若飛驚昌能補前闕落成平
砌磨礪磚甃光潔瑩然繪水陸聖象於行廊喜雲
中人姓張氏天資穎悟妙齡開堂動靜必循規矩

作止自有威儀德成於己善及於人以時輩論之
真禪林中翹楚者也重建城村觀音堂結瓦中殿
寢殿方丈法堂等宛然一新易其田疇衆僧咸賴
其利大德癸卯坤道失寧上下兩刹多致圯壞悉
能全其舊功如是則播餘芳將來而無歉於智公
大禪伯矣智公係出自在玉山嗣法甚默上人大
愚其自號也議謂自唐滿公以來越五季迄宋金
名爲禪院彼時住持竟莫能知其誰何自我皇元
大愚宗師一開禪室俾學者有所歸依次及十有

一代傳洞洞屬屬明明了了衣鉢授受無言說而
德化日新默然吻合於祖師西來之意矣夫金碧
梵宮以有象而得無象勤勞假合以有生而悟無
生法會因由非人力之所能爲蓋如來啓迪之也
代如來傳法救度有情願一切衆生皆証菩提果
今序奉聖巨刹事實文諸石以壽其傳

明

重修先聖廟記

邑少師王瓊撰

太原儒學在汾河東舊縣城中國朝洪武辛未詔

徙縣治於汾西故城之南六年癸丑知縣潘原英
始創建廟學於縣治東規制略具而工未就越十
年癸亥知縣皇甫伯瑄乃克緒成之若大成殿兩
廡及櫺星門戟門若明倫堂時習日新兩齋下庖
泐庾庫饌堂射圃官吏所廬生徒所居諸舍宇咸
備然湫隘庳陋不足將裸獻動瞻仰偁掘趨講肄
之地閱歲薦久摧落彌甚莫有任修營之力者正
德辛未咸陽舉人張琦來攝教諭事得束修銀三
百有奇悉貯公帑以備繕理之費張尋以憂去銀

爲某官所攘又十年庚辰予叨長銓部始得言之
所司追復前銀且從而增給之選才任能分授厥
勞民不訐於其上官不擾乎其下木者於山斃者
於陶石者植鏹與髹者率於其區始而力日省焉
旣而工月試焉川行陸挽水湧而壘積觀者駭談
者艷謂材之侈而精也偉哉加於舊矣辛巳以來
從事舊僚多遷徙予亦去國材積而無所於用識
者於是乃有侵蝕腐敗之虞嘉靖癸未監察御史
王公來按是邦修明典法威行惠流百度以貞遐

取遼谷轍迹咸詣蓋方汲汲於祛吏奸拯民瘼而
學校之政尤所注意歲三月旣望首出太原謁廟
之餘進諸生而問焉則憫然興懷曰是非吾責乎
其誰與歸乃合官屬相與咨議謂藩臬大僚位望
惟尊宜重茲禮旣而曰望尊則統制多而弗親弗
親事不集又謂縣有長佐吏其涖民也近宜領厥
役旣而曰涖遠則聽決繁而弗專弗專事不集然
則其優焉者惟負材局而官散佚者乎乃檄經歷
廉安董其事而知縣劉奎與焉如申之令載授之

畫必精必慎必勤必卹以無病吾民厥惟懋哉安
拜命趨事會籍程物鳩功募役撤故敝而新之秋
八月大成殿成其廣六楹崇四十有五尺深四丈
碧礎朱薨丹楹文稅象設有儼豆登在列父老過
焉相與咨嗟曰美哉華構其晉陽諸邑廟學之冠
也歟又閱月而東西廡成凡三十二楹袤四十有
六尺崇一丈五尺深二丈二尺又閱月而戟門櫺
星門皆成門各四楹崇廣降於殿而加於廡爽塏
宏麗增厥常規然公未以爲足也復命拓地庇材

以次而修其講堂與饌堂學舍諸蕪廢者又揭制
辭爲二綽楔對立於門之左右期全功焉蓋才足
以副其力而用不匱人足以勤其役而事不勞非
公規畫之密威信之孚裁制之果其孰終之於是
知縣奎以公命走使上郡徵予文爲記而生員王
教張應龍司忠史青張鵬程輩以予縣人也謂惟
公之嘉志偉績其曷敢忘之哉復申爲之請則作
而歎曰我國家修二帝三王之教興學養賢比於
隆古內自國都外而窮鄉絕塞皆立學校以蒐羅

大原縣志 卷之十三
俊髦夫其育之也則成法在經傳條格在學規綸音訓迪在師儒其養有廩其蠲有役藏修息游之有所祭祀射飲之有職精考校嚴賞罰而升黜殿最之有等其進而遷也自鄉社而州縣而司府自司府而國學其取而升也由鄉試而會試由會試而廷試養之有道而無苟用之以漸而不遽上之所以有事乎學校與士之所以學焉無遺善矣是故今之有學校之責者祠宇敝則增修器御缺則加補自此而廣焉教範隳則更其人又自此而廣

焉教法弛則申其義振飾頽敗以復乎其初而不數數於改作夫如是而爲教雖百世焉可也竊嘗慨夫今之人學無踐履之實而心有好奇喜事之僻棄庠序之成制而別建書院變銓法以易官屬亂士額以簡生徒溢民常賦以供羣居飽食之奉者則有之矣及其弊也違盟薦絃誦之區而嬉於亭館臺池水石花竹之玩使士病於遷徙財沒於浸漁民殫於力役視黷宮荒圯士習衰替而莫之卹者則有之矣抑詎知夫教約而精已寓夫序進

之中養豐而備初未出乎舊貫之外有不事更張者乎卒之啓科舉之捷徑立朋從之私黨而天下之亂幾於是伏焉要之則皆公之罪人也可勝慨哉予早起鄉校宦中外者垂四十年蓋嘗有志當世欲於此有所匡持建白而力莫之預乃因是舉而重有感焉嗚呼後之游於斯生於斯者能得公之意而纘承之由是循舊章慎王度必淑之而爲政他時論善治者取焉惟吾太原爲能不蹈愆忘之罪繫由是而謹庸行戒荒遠必淑之而爲教他

日觀敦學者稱焉惟吾太原爲能不畔於聖賢爲已之訓是誠於公也有餘師矣公名秀萊陽人舉甲戌進士立朝卓然持大體不能翼邪仆正以希合於世其按吾邦也表揚忠懿驅滌貪殘而闡幽卹隱之心惴惴焉恒若不及今將代去山西之民伏闕下爲請留者殆千餘人此又自昔之所僅見者雖有所拘室而莫之遂然亦可以觀輿情矣因并記之是舉也提學副使莆田周公宣實爲之風厲他若吾劉侯之材康侯之敏及餘先後嘗有事

者例不得闕其姓氏則皆刻著於石以誌夫後之人云

重修風峪石堰記

知府黃 卿撰

余去歲夏以旱往禱太原之晉水祠聞風峪之靈亦入告祀覽廢溝渠紆深洄阻考水經註所謂智氏決水遺跡漢元初中修以灌溉余與縣之遺民利也又見故隄纍然蕪斷垂盡余曰是殆尹鐸所增壘培趙簡子慨與寅吉射者乎委土之爲鑿也遠哉諸生曰否今邑治占古墉之南古墉陸今城近湫濕西當風峪或值夏溢霖諸山壑潦水會出峪口洶湧如雷鼓東下射城突門而入蕩壞室廬

民恒爲咨水渠緣廢民利弗興正德初始築石堰障潢潦俾東北流注汾河然堰創立工用草簡數年頽圯民欲事有待也余曰方旱盍俟秋登秋乃不登乃止今歲三月余與聞修堰無何以成告余嘆曰何速也先是御史穆公奉例遣官閱視郡邑城池將督修治邑人之縉紳共白縣丞田璋主簿景昂曰弗勤民則已勤則先吾所患吾患在堰堰弗先治城築必損隍浚必夷二倅曰有諸時少師大司馬王公將督全陝治裝在里乃趨請問公曰

是吾始歸爲鄉父老告者也今歲且有賢倅乃告諸上官巡丞常公曰興以義且農夫殷其卽興役役均則逸車丁二十乃備其一去歲不登民殆苦饑其捐廩粟以慰以哺巡按穆公委先視縣篆藩司理問丁君覽度地形擬授規略上狀旣俞馳檄景昂董役嚴程禁擾毋倦毋刻毋起弊端藩臬諸公咸諾且贊上下允協昂又訪於少保得邑人倉大使郭希萬省祭米志義官段正分理率黽勉祇奉徒役趨集夙興晏憩伐石於山挽運走拽昨壞

於麓是任是負柔條甃礫隨宜兼用築者司載匠
司其準引勢鎮衝倍增址基屹屹憑憑實堅實崇
南北長五百丈有奇高三丈五尺址之厚如高三
之二嶺之潤殺址五之二去城五里許去谷五百
步三旬奄成民歸怡怡士民聚歡聲相孚咸曰駿
工總總劇邑昔危今寧我不知勞官罔告費乃增
墉雉乃鑿我池經營於縣垂永莫斃嗚乎茲舉義
大矣哉若乃登樓西望如翼如屏鬱爲壯觀出峪
東矚岵蹲壁削俯壓晉洳映嵐受靄宛如素障旣

雄聿秀登堰北眺遺墟斷碑何其多耶粵稽太原
又曰大鹵本堯爲諸侯之故都周成王以封弟叔
虞所謂剪桐封也春秋爲趙氏宗邑北朝魏齊營
建宮闕唐爲北京五代唐晉漢於京斯依今縱觀
之藩以太山經以汾河沃以晉水山西百邑此宜
爲首考其前諸令多廢不治方今缺令堰乃修復
匪鄉有元老匪上有賢保釐監司諸公詎克成功
以奠庇民余也淺薄適會落成與後爲令者皆有
幸哉今來思政無難遠求究此堰功舉廢任勞逸

均平益篤斯民其休丕哉少保公欲爲文以傳余亦將爲垂示也則不可辭乃磨堅珉勉爲紀焉常公名道字文載南畿滁陽人乙丑進士穆公名相字希尹陝西三原人辛巳進士理問丁公名相安慶人縣丞田璋陝西富平人相繼令攝主簿景昂遼東海州衛人皆太學生

重修唐叔虞祠記

副都御史蘇祐撰

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始封爲唐侯其子燮因晉水更號曰晉有祠在懸瓮山麓不知創自何

代魏地形志曰晉陽有晉王祠又通志載祠南有晉王墓北齊天保中大起樓觀後主改爲大崇皇寺唐太宗義師之起嘗禱於祠下貞觀二十年有御製書碑在焉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宋天聖間改封汾東王元至元四年總管李公修建殿宇及宮侍武衛如王者儀詳見提舉學校弋穀所撰碑記至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唐叔虞之神歲以三月二十五日有司致祭載在祀典自至元迄今二百餘年棟梁摧折不蔽風雨神矢所棲祀事弗虔其

旁有所謂聖母祠者香火日極崇奉而唐叔虞之祠顧寂寞水濱不知爲正神其所係豈特瓣香酌醑已也嘉靖二十六年冬憲副李君乘雲憲僉朱君徵以其事關祀典而風化之道攸存具以請於予與巡臺因檄下所司撤而新之復增塑其象左右各建翼室若干楹於是金碧丹堊煥然改觀足稱報祠矣祠前有八角池右有善利泉山畔有望川亭讀書臺亦以餘力載浚載修古跡用復是舉也貲因於水利工出於僱募官不告勞民不知擾

知縣侯瀾縣丞李侃主簿高巍典史張珊共事惟勤而鄉大夫憲副高君汝行實倡義協衆尤有力焉往予自按部未幾有藩參之命暨今蓋三歷晉矣議初協也得同於聚菴谷子嶠事告成也而翠巖黃子洪毗復嘉其成焉大參潘君九齡告高君曰是不可無刻以昭永久爰佐以汾陽山之石而高君因具其始末乞文於予竊嘗聞之利萬物者莫善於水而其動萬物也莫善於風利匪導以禁之則爭風匪端以揚之則悖欲淳化宜民難矣今

祠在晉水上民之利其潤也方日詣他祠事報祈
 乃叔虞自剪桐啓封歷世與周久遠則其功德於
 斯土可考也顧祀者反後而使其祠日頽曷以示
 風向參藩時嘗爲均水利刻石稽弊以戎務方殷
 未遑克正祠典則日夜罔遺於懷者也乃今亦克
 並舉利以滋養風以弘化豈惟晉人獲樂利之休
 司政紀者亦將可憑藉矣爰爲著其相關重者俾
 刻諸麗牲之石復爲迎降送神詞三章使登歌焉

詞曰

春日兮載陽萬卉潔焉齊芳撫春草兮織露戴陽
 澤兮未央相羣生兮永情服舊德兮奚忘秉玉圭
 兮下視振鸞和兮琳琅豈吾人兮善享懷遺土兮
 斯皇麗對越兮暇豫穆將愉兮樂康 右迎神

浴蘭湯兮襲明衣芳菲菲兮未有違拊鼉鼓兮鳴
 瑤瑟陳歌舞兮揚清暉靈連蜷兮紛晉橫四顧兮
 依依繫靈雨兮灑塗載輕飈兮滿旂御龍駕兮雙
 導紛武衛兮揚威審五音兮按節歆蘭蕙兮具腓
 卽光景兮可挹蜷局顧兮愴忘歸 右降神

撫川原兮極目羌倏來兮歛往美要眇兮姣服鑿
羣忱兮旣享鞭玉蚪兮執綏指天門兮方廣猶招
手兮山間儼遺踪兮水上山有木兮水有蘭中有
懷兮何敢言覆我兮怙我顧我兮瓮山之左萬祀
兮千秋御斯宮兮夷猶

右送神

重建望川亭記

邑副使 高汝行撰

望川有亭其來遠矣按通志亭在懸瓮山上建於
北齊天保間迄今千有餘年不知廢於何時止存
遺基斷礎瓦礫荆榛而已鄉人呼爲大亭臺者是

也嘉靖二十七年因修唐叔虞祠以其餘力復建
三楹於大亭臺之下數十武其前則難老泉其後
則讀書臺也環植松栢蔚然成林矣題額曰望川
存古跡也或曰子之修叔虞祠崇祀典也構善利
泉重水利也建此何爲予曰惟山西形勢之雄在
晉陽惟太原山水之勝在晉祠斯亭也又據晉祠
之勝而當其要會焉者也自今觀之層巒疊嶂聳
其東者太行也危樓傑閣壯其北者省城也洪流
巨浸環其前者汾水也或方而望其堞或曲而崇

太原縣志 卷之十三
其墉棋布於平壤沃野之上者城堡也山隈水曲
烟樹如簇者村落也此望於遠者之所見也乃若
古城浮圖插其左晉王陵墓盤其右若晉祠十廟
若奉聖諸藍樓臺突兀林木掩映若民居烟火碧
瓦參差若溝洫田塍井井可數若東庄水寨萬柳
環堤若臺駘巨澤十里如鑑此望於近者之所見
也暮靄朝烟風晨月夕雲川雪塢四時之變態不
一而三晉之奇觀在茲矣王人部使停驂祠下試
一登焉足以暢幽懷豁壯眸翛然有曠世出塵之

想登高作賦感時問俗而弔古懷今憂民體國之
意寓焉非特爲遊覽計也不然孔子何以登東山
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耶或又曰子建斯亭誠
於晉祠增勝概矣不恐敵人之借此而瞰吾之虛
實乎予曰此臆說也龔山高矣皆可瞰也不獨亭
也貢士後溪劉君聞其言而是之予乃記之使登
於石以諭夫後之人

新置學田記

高汝行撰

太原縣舊無學田嘉靖壬戌都事段公來署邑篆

化行俗美百廢俱舉尤注意學校時有安仁都民
趙卜張庫李大厚告稱本村昭惠廟有鄉人原捨
贍尼稻地二十五畝年久尼僧散亡豪右詐爲已
業欺隱盜佃乞歸本廟公批其畧云捨地贍尼已
非正俗况尼僧之邪正無常豪強之爭奪不已盍
歸之學宮以崇吾正道乎於是斷出前地二十一
畝五分立爲學田嗚呼學以崇正爲要政以重本
爲先異端之滋蔓久矣世之有文行勢位者非惟
不知所以杜之又從而主張之且於學舍人才恬

不經意視之段公崇正重本者寧不愧哉公眞聖
人之徒也時本學訓導王如阜劉士則暨生員王
封潘用王悅楊滋輩恐公之高誼失傳乞予文以
紀之因述其始末地之條段命刻之貞珉以諗夫
後之人云公名尚義字克方別號蒼峰山東萊蕪
人嘗爲縣建議請去客兵之費民爲之立石又題
嚴父慈母四字之識於縣治前因並及之

重修太原縣城記

高汝行撰

太原古晉陽也自景泰初年大尹劉公始築城至

正德年間頽廢甚矣王恭襄公偕大尹梅公修築
粗備大尹吳公易埤以磚然猶不足以禦敵也比
歲邊報無日無之民心惶惶惟恐室家之不保嘉
靖己未邑侯糟公來守是邑喟然嘆曰城以衛民
城不能守民何所恃而不恐乃下令曰城四面卑
宜增高薄宜增厚共記高三丈五尺厚二丈濶三
丈高者漸然深者淵然敵人見之自不敢近雖羽
檄交馳而民嬉然無恐計用夫四千餘名計其功
纔二月耳闔邑士民僉曰城屢修矣未有若是其

完整也工屢作矣未有若是其神速也今工不數
月人皆安堵非公之才能若是乎蓋文諸石以垂
永久予曰昔之爲令者政令不孚人心不信故修
城之議名雖存而實則亡日久而事不集徒增下
人之弊耳公嚴以督衆公以立法嚴則民不敢慢
公則民不敢欺是以法令一出而庶民子來懽忻
踴躍畚插如雲而怨黷不作成功如是其易易也
昔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保障哉公之保障其
又出於尹鐸之右乎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公

其以悅道先之歟公蒞政精嚴令出惟行凡事立
就在任三年人翕然不敢犯此特其修城一事故
不及其他政云

糟府志作曹訛也

糟公名來宴字子惠石琳其別號

修晉祠諸廟記

高汝行撰

晉叔虞祠剪桐封地子燮因地號國祠因以名故
至今稱之附於祠者廟凡有八聖母祠玉皇廟三
清廟泰山廟苗裔堂臺駘廟藥王廟真君廟皆有
利於民者也故祠之亭榭凡十二清華堂環翠亭

均福堂仁智軒涌雪亭流杯亭寶墨堂善利泉亭

難老泉亭望川亭讀書臺景清門皆壯觀乎祠者

也故建之歲久年淹存廢不一自嘉靖二十七年

予倡義督工修叔虞祠善利難老亭建讀書臺望

川亭而他事尚未遑焉至四十年晉府寧河王府

捐金百餘兩督同儒官智周鄉民張廷瓚郭崇富

等修聖母正殿四十一年寧化王府捐金督同把

總楊寶等重修殿前神橋嘉靖四十二年鄉民王

文泰等敦請善友楊廷才道士程貞一募緣聚財

建重樓於難老泉之上俗名梳洗樓父老傳舊有
基趾疑卽古之均福堂地也復以餘力修惠遠門
八字牆唐御制碑亭牌坊甬道鼎新革故一時煥
然邑人錦衣千戶王君貞吉出俸金易碑石乃率
衆面請予以紀之予以晉祠爲晉陽第一名區代
顯靈異卽加增飾盛王名公巨卿勒之金石載之
典籍紀之非不詳矣予何容喙予惟以大概論之
古者潔蒸嘗所以崇報祀壯宮宇所以棲神明神
得所棲祀事乃虔惟晉祠北衝雲朔南引河東東

矚汾榆西枕離石 兵間枕石漱流吞雲吐月風輪
冰閣激雪噴雷至於松柯虬屈栢幹龍蟠四時景
態百咏不窮豈特資遨遊供憩賞息珍禽育喬木
已耶嘗聞凌霄起閣而帝子興王雞鳴勅山而余
陵增氣是可以觀風可以鎮俗可以壯封疆可以
飾太平此又以形勝云爾至若善利龍亭難老神
漢波分燕尾塍疊魚鱗灌溉千家膏腴百頃或水
旱作沴而雨暘非時則有禱輒應或六氣肆厲而
九師失靈則無叩不响一方民庶陰受其賜而不

知其利於民者又何如是故璿臺迎神而夏后永
祚汾陽祀土而漢室隆符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
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祀之望於山川徧於羣神以
保我民社以佑我國家有是哉所係之重也然則
茲舉也其容或廢乎哉惟時知縣王公世業縣丞
楊松主簿李鑄典史李崇信皆守有是土而振作
興理者也儒學教諭龔璿訓導劉惟極朱洪濟皆
周旋祀典而樂觀厥成者也因並書之以望夫後
之人後之人有感於予言而咸使如今日焉庶不

使後人之復望夫後人也

重修晉源聖母祠記

邑布政馬朝陽撰

萬歷壬午自春徂夏不雨稽人焦勞嘉穀用虐郡
伯麓陽孫公日走羣神雩祀之罔應或言晉源聖
母靈赫徒步涉汾津以身禱邑侯向公從焉禮未
告成大雨沛作竟日夜神人之感其捷影响既睹
廟貌就頽非徒以祀報也謀欲新之而難其費無
何高氏名一麒者素疎財好施坐事訟於郡臺因
而勸之屬厥功卽慨焉已任請期趨役故者革廢

者舉不三月煥然一新民且借博傭利以濟時艱
 傳稱興工作聚失業之人其此哉時予奉命南巡
 之家適當落成姻丈李士醇高文祥過予悉其事
 予曰神休其當未艾也粵閩州有張侯廟侯名飛
 昔守土有功宋嘉祐中歲大旱民惶惶計無所出
 義侯之行羣往禱輒雨乃相率治其廟舍大而新
 之比數歲遭熟閩人咸德侯之賜彰彰碑板中侯
 生為一方保障沒猶施厚澤以庇民況山澤之靈
 載在祀典者耶行將於昭明賜雨暘時若豐年穰

穰當自今始或曰旱潦之數係之天非神所得專
 然食民之報而不以時請救於上是徒偶於位如
 故吝其施必希當事者之禱而後應俾輸怨於天
 惠歸於己是攘天之德下欺吾民也推怨非仁利
 得我之為非義神果如是乎且也禱雨有應殊非
 偶位者比吾故與之申其辨其異永永庇吾晉人

哉孫公諱化龍號麓陽直隸獲鹿人登隆慶戊辰
 進士今進秩大參兵雲中向公諱化號春江陝

西平利人應隆慶己巳恩選李士醇諱希孟號醇
 庵舉隆慶丁卯科高文祥諱一麟號懷凍萬歷己

卯歲選
 皆邑人

